



## 界首诗行

□ 陈祥

### 问故乡

我有一根刺。  
界首,你那万亩芦苇呢?那些  
刮篾子、压大柴、打芦席的人呢?  
芦苇啊,被刮、被压才欢乐  
那打你的,像我吧?

### 界首三行诗

想给我的故乡,写三行。前两行  
抒乡愁之界,首念之人。竹厂街  
祖屋的冰棱呵,化为热泪一行……

### 梦回界首

一阵陌生的鱼群,  
游过界首大码头。一些  
喊疼的名字,丢在河那边

### 老友啊

眼里一湖春水  
胸前鱼鳞闪耀,  
我的界首湿地  
手捧万朵芦花等你,  
端起清水潭,端起高邮湖  
老友啊,干一杯!

### 武松来也

——界首石板街位于护国寺东,  
相传武松隐居后,为纪念梁山108位  
好汉,用108块长条石铺成。

那是武松携来的108块铮铮铁骨  
好汉英雄,即使卧下也铺一条路  
武松来也,洒家吼一声:拿酒来!

### 界首老街

用诗人的钥匙,轻敲  
老街那一扇扇木板门  
芦苇盛开,燕子呢喃  
一条条鱼,游过  
故事的结尾,悬挂在  
一把锁上

牵着母亲衣角  
闭着眼,数着  
还有多少步,能到外婆家  
一睁眼,谁家门上又刻上一  
枚闲章

### 到高邮湖边放把野火

酒盏为我一端再端  
端起东太湖为我斟满  
端起吴江运河为我干杯  
这么多年,觥筹交错依旧  
洗不掉我们的秉性。我让  
你回到大学校园那漫天大雪  
你披着军大衣陪滕诗人追逐  
爱情,尾随那飘着丁香的女  
生……

而今,你能把一所学校端稳  
仍端不住那年的雪花,轻轻落下  
是我们整个的青春啊。干了  
这杯

我带来的里下河平原,微微倾斜  
两只酒盏,搬运着高邮湖与东  
太湖

我嗷嗷说着,我家乡有野性的芦  
苇荡

你又敬一杯:还要到高邮湖边放  
把野火

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  
那一年,学制正在改革,高中由两年向三  
年过渡。县城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要多读一  
年才能毕业,而我们一沟中学因为是农村中  
学,高二学生仍可作为应届生报名。于是,同  
一届的学生分两年毕业,这也算那个年代的  
特色了。

高考之前,还有一道关卡——预考。这  
是参加高考的资格赛,全县农村高中统一考  
试,通过率只有百分之四五十。我们文科班  
四十五名同学,最终只有二十多人通过预考。  
大部分同学连高考试卷都没有摸到,改变  
命运的机会就这样被剥夺了。我还算是幸  
运的。

预考在五月初,高考在七月中旬,中间  
有两个月的冲刺时间。学校要求全体住校,  
这是我第一次有离家的感觉,既兴奋又紧  
张。晚自习有人约束了,生活也有节奏了,  
早上六点起床,课堂、课后的学习氛围明显  
浓了起来。伙食标准也提高了,中、晚每餐  
至少有一道菜菜,韭菜炒鸡蛋、小炒五花肉、  
小肉圆,要么就是鱼虾,味道比家里的饭菜  
香得多。

然而,或许是认识不足,第一次参加高  
考并不怎么提神,还有点“靠天收”的意味。  
通过了预考,脸上已经蛮有光了,潜意识里就  
有了复读的倾向。

那年高考,考场设在高邮中学,时间是七  
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七月中旬的天气已很炎  
热,又随时会有瞬息变化。第一天下午,大雨  
倾盆,给紧张的教室带来阵阵凉意。三天很  
快结束,没抱什么希望。

## 跟着老婆学跳操

□ 李志杰

两个月前,我的左肩膀突然疼痛,左臂  
举起来都困难。估计是肩周炎,毕竟年纪大  
了,又经常久坐写作,缺少运动。我从网上  
购买了一些治疗肩周炎的膏药贴了,钱花了  
不少,毫无疗效。无奈之下,只好到医院的  
骨科请医生瞧瞧。

骨科医师问明情况,又问别的地方疼不  
疼。以前有腰椎间盘突出,虽不是很严重,  
但时好时坏,疼起来也吃不消。医师开了一  
张核磁共振检查单,一举两得,同时检查肩  
部与腰部的情况。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师说就是腰椎间盘  
突出和肩周炎,问题也不是太大。我问能不  
能开一些药吃吃。医师说骨头上的病没有  
什么特效药,也不建议吃止痛药或乱贴网上  
购买的药膏,平时可以多甩甩胳膊,哪里疼  
往哪里甩,用力甩!

正好那段时间,老婆跟着手机视频练习  
跳操。她跳的是古法健身操,锻炼的目的是  
减肥,所谓“甩出少女臂,跳出超模腿”。全  
套操60分钟,前面50分钟是“马步摇”“风  
火轮”“左右拉筋”等50组动作,后10分钟  
是拉伸运动,难度不算大,强度也适中。关  
键是听到视频里的介绍:通过特定的动作拉

## 童年的桑葚

□ 刘志华

初夏,正是桑葚成熟的时节,“紫葚累累  
何所似,珊瑚万颗映朝晖”。现代人把桑葚  
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考证出其富含花  
青素、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有助  
于抗氧化、缓解衰老、滋阴补血、生津润燥  
等。

超市里,一颗颗桑葚被分装在水果盒子  
里,一盒盒整齐地放在货架上,供顾客挑  
选。看到这些,我有种本来土生土长朴素无  
华的乡下大婶突然珠翠满头涂脂抹粉的奇  
怪感觉。因为我的印象中,桑葚就是老家最  
寻常不过的桑树果子,陪伴过我们最天真无  
邪的美好时光。

我们小学离我家很近,大概步行七八分  
钟吧。学校后面是一大片桑园,因为当时有  
人家养蚕,这些桑树是属于嫁接过的品种,  
桑叶比较大,和池塘边冒出的野桑树瘦不拉  
几的叶子完全不一样。桑葚没有成熟的时候  
是青色,然后慢慢变红,等到完全深紫色,  
就算成熟了。这种桑葚特别肥硕,味甜汁  
多,不像野桑葚又小又酸。那个年代物资匮

## 两次高考

□ 徐金鹏

记忆中留下三件事。一是数学卷。我状  
态蛮好,高中两年数学成绩一直不错,高考得  
了115分(满分120分)。二是世界历史。中  
学课本只复习了一半就上“战场”,结果可想  
而知。三是高考作文——一幅漫画,题目大  
意“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画中人  
持锹挖井,每处仅浅挖数锹就放弃,却未察觉  
地下水源已近在咫尺。要求写说明文加议论  
文。这在高考是第一次,形式新颖,时代意义  
深刻。改革开放之初,克服浮躁作风,强调  
求真务实、坚持不懈的精神尤为重要。只是  
那时的我,哪有这样的认知呢?

英语就更不用说了。学校既无“名师”也  
无“严师”,哪会有天生的“高徒”?1983年  
又是英语第一次采用百分试卷(此前满分只  
有70分、50分,甚至不计入总分),名落孙  
山,自然是意料之中。

复读,必须复读。这是父亲“望子成龙”  
的执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高中复读盛行的时  
代,高校如一座座灯塔,照亮着年轻人前进  
的航向。有条件的高中办起了复读班,没有  
条件的就让落榜生“回炉”与新一届同学一  
同上课,还有退休教师等举办专题复读班。  
那年,我借读在城北初中的复读班,文理科  
各一个班,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大家目  
标清晰——高考;方法明确——补短板;生  
活规律

伸经络,配合深呼吸,可促进血液流动与  
氧气输送,缓解手脚冰凉、疲劳等问题,同  
时可以改善体态,预防久坐导致的腰背酸痛。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老师就在眼前,何不跟着老婆学跳操?

说跳就跳!老婆已经跳得很熟练了,我  
就有模有样地跟着学。刚开始,动作僵硬,  
左臂一甩就疼,腰也不得劲,扭起来隐隐  
作痛。头几天,我都是咬着牙坚持,一场操  
跳下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开弓没有回头箭。别的不说,老婆已经  
坚持了一个月,她明显感觉腰疼比以前  
挺直了。既然肩疼腰疼无药可治,那就运  
动吧——生命在于运动嘛!

就这样连续跳了两个星期,我的动作越  
来越熟练,左臂越甩越高,疼痛感也越来  
越轻。渐渐地,每天晚饭后休息40分钟,我  
就主动地叫老婆一起跳操。老婆说:“再  
这样跳下去,你快成我老师了,简直就是  
‘健身达人’!”

坚持跳了一个月,我的左肩膀已经完全  
不疼了,左臂举得和右臂一样高。腰疼也  
大为好转,完全有希望恢复正常。不仅如  
此,脸色也红润起来,整个人精神多了。

疼痛无药,运动有方。这一次,我不再  
依赖膏药与止痛片,而是以持续的跳动,唤  
醒了身体的自愈力。跟着老婆学跳操,不  
仅甩开了疼痛,更跳出了活力与信心——  
原来,最好的治疗,就藏在自己日复一日  
的坚持里。

乏,什么香蕉苹果等水果都是奢侈的礼  
物。所以,成熟的桑葚,就是我们最好的水  
果和零食了。

记忆中,这个季节,中午放学后有时候  
都不回家,就呼朋引伴躲在桑田里摘桑  
葚吃。摘得多了,就知道哪些桑葚最好吃。  
不回家,自然会挨骂,但骂得最多的倒不  
是回不回家,而是弄脏衣服。小孩子吃桑  
葚,当然是狼吞虎咽的,汁水吃得到处都是。  
偏偏桑葚汁相当难洗。在那个年代,衣服  
很少买新的,都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  
补给老三。我虽然是独生女,有时候也穿  
村里姐妹的旧衣服。所以,为了一件衣服,  
追着打的情形就不奇怪了。打多了,就学  
乖了。以后,中午和晚上放学还是会去摘  
桑葚,但吃桑葚的技艺在提高。如何一口  
吃掉桑葚,而不弄脏衣服、弄脏嘴巴,这  
也是需要修炼的。我算是有小聪明的那  
种孩子,所以很快无师自通地学会“万果  
口中过,片汁不沾身”。回家前再捧点  
池塘水漱漱口、洗洗手,回家还是一个  
干净卫生的好孩子。当然,也有那种呆  
瓜头,怎么也学不会这种技巧,回家被打  
得哇哇叫也没办法。

童年的夏风一吹,满世界都是桑葚香  
甜。它把我们都吹成了大人,却把最纯  
净的日子,留在了身后……

——三点一线:教室、宿舍、食堂。班  
上有个性陆的同学,英语成绩突出,还兼  
任我们的英语辅导员。

1984年的高考,有别于往年。时间调  
整为七月七、八、九三天。我们是往届生,  
需要重新参加预考,而同届的邮中学生是  
应届生,无需预考。试卷的改革有点奇葩——  
有些科目不仅要答对,而且不能错,错答  
要倒扣分。一道四小题目,答对两题、答  
错两题,这题就是零分,扣完为止。

作文题是每年高考的重点。这年的作  
文题,大概是古往今来与作文“扣”得最  
紧密的一次——题目就是“如何写好作  
文”。会作文的当然会作文,不会作文的  
正因为不会作文而作文。这可难了最怕  
写作文的我!

英语的“难”和数学的“易”,大概是我  
1984年高考最大的失误。原本想补短的  
英语,却丢失了以为长项的数学。高考成  
绩从来是综合优势的考评,正如木桶定律  
——盛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那块长板,  
而是短板决定高低。这一年的英语加了  
附加题,不计入总分,但高校录取时参  
考附加题的得分。

如今想来,那些年的高考,那些年的  
我们,那些年的奋斗与挣扎、欢笑与泪  
水,都已化作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也成  
了我们这代人最珍贵的勋章。

四十年过去了,高考早已不是当年的  
模样。科目变了,时间变了,录取方式变  
了,连“包分配”都成了历史名词。但高  
考之于个人命运的意义,之于社会流动  
的价值,之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从未改变。

## 广场舞大姨

□ 钱明

做志愿服务时,和同行的义工闲聊。听  
说我每晚去净土寺塔广场跳广场舞,她一  
脸诧异:“你这个年纪,怎么会去跳广  
场舞?”我读懂她眼神里的疑惑——在  
不少人眼里,广场舞不过是“大妈专属”,  
简单又普通。可我在高邮运河边的晚风  
里,却跳出了不一样的滋味,更遇见了  
一位让人打心底佩服的广场舞大姨。

每到傍晚,日头沉到运河堤的柳梢后,  
天边染着橘色霞光,风里裹着糖炒栗  
子的香甜与柳叶的清新。净土寺广场  
的景观灯次第亮起,“星星之舞”舞  
蹈队总是最先奏响音乐。这支队伍格  
外特别: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人员  
齐整不散乱,舞步紧跟时代,抖音上  
新歌刚火,大姨就带着大家练新动作。  
队伍老中青结合,组成了热闹又和睦  
的大家庭。

大姨是队伍的灵魂,有能力、有担当、  
热心肠。她一口高邮话,头回见我  
就笑着喊“大高个子帅哥”,暖心的  
称呼让我当即决定加入。我入队规  
矩,她摆摆手:“别的不讲究,就一条  
——做人别太‘疙瘩’。”高邮话里的  
“疙瘩”,就是爱计较、认死理、难  
相处。跳舞图的是开心,包容、正能  
量、人品正,才是最要紧的。

初学广场舞,我手脚不协调、体能跟  
不上,跳半小时就大汗淋漓。大姨从  
不多言,领舞时特意做镜像动作,方  
便新人跟上;见我吃力,便拍着胳膊  
鼓励:“小伙子跳得蛮好,慢慢练就  
适应了。”她还手把手纠正舞步,指  
尖的温度,暖到人心坎里。

大姨领舞,眼观六路,总能把队伍照  
顾得妥妥帖帖。新人来了,她叮嘱  
老队员多帮带;动作错了,她趁音  
乐间隙轻声指点;有大爷节奏感差,  
甩起胳膊像抡大锤,她劝其在角落  
慢练;个子高的大叔占前排,挡住了  
后排的视线,她笑着请他挪到侧边,  
既顾全大家,又不伤和气;八十多  
岁的老奶奶跳舞爱站前排中间,偏  
偏那里有一个大坑,她赶忙扶到平  
地,反复叮嘱安全第一。这份细致周  
到,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柔。

更让人佩服的,是大姨慧眼识才、不  
拘一格。队里有位小胖妞,舞技精  
湛却性格内向,总躲在角落。大姨  
看在眼里,跳完舞郑重把她请到前  
排领舞,让腼腆的姑娘绽放光彩。见  
她认真勤学,大姨常鼓励我:“你是  
后备台柱子,大胆往前站!”在她的  
推动下,半年后我竟也能站在第一  
排领舞,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大家都服大姨,不只因为她领舞好,  
更因为她能把这一大群人捏合成一  
家,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广场舞  
蹈队常有“小摩擦”,可“星星之  
舞”始终和和气气、其乐融融。散  
场时,大姨总会挨个夸赞队员,把每  
个人的优点说透,让大家心里甜滋滋  
的,期待着明天再见。